

## 《立秋》印象

吴杏士

作者赐稿

—

“立秋”的剧名就是整个剧的基调：早上立了秋，晚上凉飕飕。本剧以晋商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事业与家庭的失败为代表，展示了整个晋商衰落的势不可挡。

马洪翰是全剧的中心人物，其他的人物由他带出，对其他人的展示实际上也为了烘托出马洪翰的人物命运。

在上有老太太，老太太无疑是马家大院的权威。在老太太面前，马洪翰言听计从，是一个孝顺的儿子，并且不是愚孝，因为老太太深谋远虑。她在绣楼关了五年，懂得大院女人们所受的罪，所以，她觉得委屈了凤鸣，最后放走了瑶琴；她为儿子娶了老婆，关心丰德的未来，在最后丰德破产的时刻，她打开地下金库，为儿子还债，这金子可是马家十三代攒下的家底；对许凌翔、许昌仁父子俩，他也真诚爱护。最后，她坐化而亡，赢得了剧中人与观众的一致尊敬。在剧中，老太太是一个完人，她并不象一般作品中所表现的老人那样顽固与保守，她很开明，这一点是使人吃惊的！

许凌翔是与马洪翰有亲戚关系的好朋友。在八国联军打进京城，许家倾家荡产时，丰德帮了许凌翔，所以，在以后的交往中，他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，马洪翰是会用这件事来压人的，包括在事业上与在孩子的婚事上，稍有违背，便有忘恩负义之嫌。许凌翔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，接受新思想，认为“票号钱庄终将被银行所代替”。但马洪翰抓住丰德这块匾坚决不放松。这两座对峙、对立的火山，毫不相让。许凌翔被迫撤资，当丰德陷入绝境时，许凌翔又慷慨解囊。对于孩子的婚事，许凌翔也开明的多，认为应由孩子自己做主。

妻子凤鸣爱着许凌翔却嫁了马洪翰。她是一位传统女性，嫁给谁就完全为谁着想，为儿女担心，以前的事只是回忆罢了。在丈夫生气时说她：“难道你我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？你恨我，你恨我们马家毁了你们俩的好事！”时，她只是声音颤抖的说：“你，你……心情不好，说得是气话，我不在意……”。性格软弱如泥。

瑶琴是必须与昌仁一起说的。昌仁只把瑶琴当妹妹，他自由恋爱是没有错

的。但瑶琴是真爱昌仁吗？未必。她只熟识这个男人，父辈为他们定了婚，她又在绣楼里被关了很久，她可能在自我暗示，自己是喜欢昌仁的，想多了便觉得亲切，好像是真的喜欢了，她被自己骗了，直到最后结婚的愿望破灭，她才懂得她爱的是自由。

对于儿子，马洪翰应该是最上心的吧。因为在传统社会中，儿子就是家里的希望与未来。但马江涛爱的是唱戏，为了唱戏，他可以抛开亲情、家产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！剧作借晋剧《清风亭·认子》，把父子两代人的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。父亲最后妥协到“只要你来继承家业，帮助爹重振丰德，你想干什么爹都答应你！”但儿子却是把戏当作人生，再不回头。儿子的这种决绝，是对马洪翰最大的打击吧！

马洪翰没有守住丰德，愧对祖宗、愧对母亲；对朋友的误解伤了朋友的心；对妻子的冷语与怒言使妻子心寒；为女儿定了婚事，却伤害了女儿。虽然身为丰德的总经理，但他实在是一个可怜的人。为了丰德、为了女儿，坏事都让他给做了，吃力不讨好，失败的结果等于他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。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危机使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，一个靶子，谁的箭都往这里射，虽然都是些没箭头的箭。这是谁的错呢，他“问天问地问古问今”，这不是任何人的错，而是时代的必然。他是生活在旧传统与新时代夹缝中的人，逃也逃不过的。

从事业上来看，丰德的家训：天地生人，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；人生在世，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。勤奋、敬业、谨慎、诚信。这样的家训使人感动，用在社会上更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，这一点要永远坚持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票号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，银行代替票号是大势所趋，但马洪翰及其许多股东仍要守住丰德这块匾，这种固执与刚愎自用使人气愤，但我们要更多的看到传统文化的潜滋暗长，他们一定认为丢了匾就是丢了祖宗的事业，殊不知，改变方式并不是愧对祖宗，而是更有利于祖业的发展。但，怪他是没用的啦，马洪翰已不再是个个人，他实际上已代表了传统。与他的对抗就带有反传统的性质。

许凌翔、许昌仁则是新时代的代表。一开始，许凌翔在与马洪翰的较量中是失败的，他无奈撤资，显得忘恩负义，但丰德破产时，许凌翔全力帮助，这实际上说明的他不仅有义气，而且思想开明、进步。昌仁选择自由恋爱，不愿

再听从父辈的安排，这也体现着自由的思想已如沐春风。

从家庭来看，女人们守着家，等着男人们，这是传统的家庭形态。女孩子要在绣楼上等到有人娶才能下楼，无论这样的等待是五年还是十年，这种极端的做法是对女性的极大摧残。女人们只能是男人们棋盘上的棋子，未来的好与坏要看运气。而儿子必须子承父业，这是义务，责无旁贷。但最后瑶琴外出读书，儿子以戏为人生去了，这又是新时代给于他们的机遇。他们虽遭受到痛苦与良心的不安，但是实实在在脱离了家庭的束缚，所以他们是自由、幸福的人。

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，马洪翰成为悲剧人物，但最多只能算是中国式的悲剧人物。他在事业、家庭的种种巨变中感到无所适从，但他不会考虑“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”这些关于人的本质的终极问题。这种悲剧，是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失调，只能是老人式的悲哀。

全剧是一个圆形的结构。用好的词汇讲，是圆润：序与尾声的前后照应，里面的矛盾也激烈，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；用坏的词汇讲，是圆滑，就象一个球，没棱没角的，温和，但震撼也消融在温和当中了。不信，你来看，虽有银行派与票号派激烈的争斗使我们心情澎湃，瑶琴的结婚失败使我们落泪，认子的戏中戏更是妙不可言，但从整体上来看，丰德破产有地下金库来补救；瑶琴结婚不成有去上学来补救；儿子不予承父业有儿子认定“戏如人生”才是最好的归宿来补救；就连老太太的坐化而亡也是寿寝正终的表现。所有的这些补救使剧作中所有的喜悦、愤怒、痛苦等多彩的情绪都随着剧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了。也许有人会讲，问题的解决就是全剧的结束，多圆满啊，我也这样认为，但没有过多的回味，也是很可惜的。